

绝代梟雄（上）

四月天，中原的黄土平原上暖洋洋。

小伙子秋岚拭掉额上沁出的冷汗，吸入一口长气，摇摇头。感慨地自语道：“姓钟的淫贼固然是自取其辱，但罪不至死，这位青云客未免太狠了些。他这位宝贝妹妹，也太小题大作了。”

他身旁的小弟秋雷耳力超人，哼了一声接口道：“不能怪谁，强存弱亡，理所当然，青云客名列字内三凶三邪三菩萨之列，当然有任意处死弱者的权利，何况姓钟的咎由自取，瞎了眼硬往鬼门关闯，怪谁？”

“弟弟，你这种想法太可伯，名宿高手便可以任意杀人？不可以的，弟弟。”秋岚摇头，正色指责。

秋雷极不耐烦地冷笑，傲然地说：“我只相信事实，一旦大权在握，天下间唯我独尊，为何不能处置那些该死的，替天行道，快意思仇，方不负十余载辛勤苦练，不至辜负了满腔热血与大好头颅，哥哥，你这种畏首畏尾死执理字的处事态度，我不同意。”

秋岚苦笑，他对这位极少相聚的弟弟无可奈何，叹口气说：“弟弟，终南狂客老前辈把你教坏了。”

“什么！你污蔑我的师父？”秋雷暴跳如雷，不悦地叫。

“我无意污蔑终南狂客老前辈，只是，我反对他那种目空一切，是非不分，任性而为，只讲强权生杀予夺的作风，有失练武入明心见性择善固执之旨……”

“你停嘴好不？”秋雷暴躁地打断秋岚的话，声音相当高。

山坡下的人被秋雷的叫声所吸引，有不少人扭头向上看。秋岚还想劝秋雷几句，但见到有不少人向他俩投来不太友好的目光只好住口不说，仅摇头叹息一声。

两人所立处，是一座长满丝茅草的山坡，坡下是密县至登封县的小道。道旁近山坡一面，共有八个奇形怪状的怪人，半环形排开，堵住了西行的小径，八个人中，有一个瞎了右眼，一个瞎了左眼，一个断了左臂安上一条铁手，一个断了右臂，也安上了一条铁手，一个断了左腿，一个断了右腿，一个是驼背，一个长了大鸡胸，八个人身材高大，一个比一个凶猛，豹头环眼，浓眉阔嘴留了已泛灰色的八字大胡，每人身旁悬了一把厚背单刀，两个断腿的人则多了一根双头钢拐的。

东面，一个身材修伟，脸如冠玉的青年人，剑眉入鬓，大眼睛黑多白少神光炯炯，是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英俊青年人，黑油油的长发挽在顶端，用一支白玉发箍缩住，加上了一根青丝发带，一身五色嘉定绸长袍，腰悬一把古色斑斓的古剑，站在那儿宛若临风玉树，潇洒出群。

白衣青年身后，是三名少女，一个梳三丫髻，一个梳盘龙髻，一个梳高顶髻，一看便知是二主一婢。

婢美，主更美，年岁多在二八年华上下，正是十六七八一朵花的黄金年华，稍年长的一个年长一二岁左右，鹅蛋脸上红馥馥，媚目中流光四射，笑起来颊旁的笑涡儿可令人心醉，媚得更令人受不了，一身水湖绿窄袖子春衫薄得可以，同色长裙迎风飘飘，在薄薄春衫和细小的鸾带中，可看出她的

身材确实喷火，盘龙髻上珠翠满头，但看去不俗，而且在高贵的风华中，可估量出她必是大户人家的名门少妇。

梳三丫髻的少女，比少妇更美些，但缺乏成熟女人的风韵，虽则她的身材相当妙，蓓蕾初放，妙不可言，她的凤目眼神太厉，几乎破坏了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感，也许是她正在愤怒中，因此看去这丫头定然是一朵有刺的花儿，伸手去摘可能扎手，一身黛绿，绿得生机勃勃。

唯一岔眼的是，她的绣带上挂的不是小巧的香囊，而是一个革囊，鼓鼓地，里面的东西定然不简单。

侍女象一朵刚吐蕊的荷花，俏巧、修长、雅洁、五官和谐，甜甜的莹洁脸庞，小樱唇红似火的。紫绢狭领子长袄，长裙，手中捧着一个紫色长包裹，重甸甸地，长有二尺三寸余，里面的东西也不简单。

三个漂亮的少女和一个英俊青年在一块儿，看去谁都不象武林的人物，背年人带着剑，倒象是一个游学书生，带着家眷在游山玩水。

梳三丫髻少女的相貌，与青年人有七分相象，看样子，两人可能是兄妹。

中间，是三个青年人，被东西两批人堵在山坡下，三个人神色可怕，额上冷汗直流，恐怖的神情流露，中间的青年人戴四方平顶巾，长盘领子青绸纱长衫，薄底子快靴，象个生意人，却在衣下佩了剑，挂了百宝革囊，獐头鼠目，留着小撇胡，年纪决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面貌虽猥琐，但身材却高有七尺以上，结壮粗实。

左右两人一色青直裰，青帕包头，粗眉大眼，膀宽腰圆，骠悍之气外露，腰带上悬着沉重的虎头钩，定是膂力超人。

向秋岚兄弟俩注目的人，正是八个凶猛残废的怪人，秋岚兄弟虽说是居高临下在向下瞧，事实上距离下面的人群，最多也只有五六丈左右，相距不远。

三个女人也向冈上瞥了一眼，只有英俊青年人似若未见。

秋岚兄弟不再说话，英俊的青年人却向獐头鼠目的青年人发话了：“姓钟的，尊驾还不动手难道真要林某亲自动手不成，你不想林某押你回大洪山青泉山喂牲口吧？”

姓钟的青年人一咬牙，强按心头恐怖说：“林庄主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令妹，固然多有不是，但不知者不罪，尚请看在同道份上，网开一面，感恩不尽，他日有缘容图后报赎罪。”

“住口！”瞎了眼的怪人大喝，稍顿又道：“在庄主面前，哪有你小子讨价还价的余地。”

林庄主淡淡一笑，歉然地说：“小老弟请见谅，你在三凶之首我青云客的面前，说多了废话对你自己毫无好处，林某是不会听得入耳的；同时如果日后传出江湖，说你探花鼠姓钟的在嵩山附近，白昼大道之中不但公然调戏青云客的妹妹，更在青云客与青泉八丑重重包围之下全身而退的，我宇内三凶之首的青云客还有何脸目在江湖上再称雄道霸？”

“林庄主明鉴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青云客含笑摇手，不许探花鼠往下辩，又道：“人言可畏，众口铍金，别说我青云客担当不起，任何人也受不了，假使异地而处，你在武林中的地位也和我今天一般名震天下的，受到一个江湖小淫贼的……”

探花鼠愈听愈心寒，乘青云客滔滔不绝含笑两谈分心的机会，突然向

侧方飞窜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他竟想乘机遁走逃命哩！”青云客狂笑着说。

探花鼠窜出丈外，身法奇快，岂知眼前背影乍现，断左腿的怪人突然在他眼前出现，正向他咧嘴一笑，那狞恶凶猛的神情令他心中大骇。

他飞退而回，颤声大叫道：“庄主爷高抬贵手，在下决不在江湖透露一个字。”

“太晚了。”青云客摇头，含笑向冈上的秋岚兄弟一指，又道：“瞧！你知我知，还有不少人知，林某名列三凶之首。丢不起人。”

“在下会教那两个小辈永远说不出今天的事来。”

秋岚心中一怔，暗忖道：“这小淫贼未免大可怕，竟想杀我们灭口哩。”

秋雷不是善男信女，怒火骤升，向下大叫道：“你这无耻淫贼该死极了，岂有此理！”

瞎左眼的怪人独服一翻，大叫道：“小辈，你穷叫什么，你好大的狗胆；在这儿大呼小叫，你凭什么？”

秋雷剑眉一挑，冷笑道：“独眼左龙，你口出不逊，上来，秋某要会会你这位青泉八丑的老大有何了不起的绝学。”

秋岚吃了一惊，低声道：“咱们何必与他们结怨，走吧，他们人多。”

“不怕，人多又待如何，咱们和他们一个个叫阵，不过，我倒想和青云客交个朋友。”秋雷也低声答。

“什么，你要和这个守内三凶交朋友？”秋岚骇然问。

“不错，有何不可，大丈夫如不出人头地，未免辜负了十载辛勤苦练，我要在江湖上创基业的，不和这些宇内成名人物交往，知道我的来头？”

“弟弟，不许胡闹。”秋岚正色道。

“别管我的事，你对名利淡薄，放得开，只因为你的师父是和尚，我却不是。”

“弟弟，你在玩火。”

“玩不玩火是我的事，请拭目以待，不出三年两载，我秋雷的名号将震撼江湖，我将成为武林的顶尖儿人物。”

兄弟俩在僵持，下面的人却未上来，独眼左龙本已向上走。

青云客摇手阻住了，大名鼎鼎的三凶之首青云客，似乎今天有点不同一样，第一次向对他手下叫阵的人让步，可能是对雄壮如狮人才一表的秋岚兄弟有点好感。

探花鼠脸色死灰，叫道：“林庄主，如果庄主高抬贵手，石淙庄群雄寻宝大会，在下愿为庄主效劳效死。”

“谢谢你了。”青云客含笑拒绝。

“在下愿永远为庄主执役。”

“敝庄高手如云，你可不配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“你必须死。”青云客仍含笑容，似乎死个把人小事一件。

探花鼠一咬牙，向身后两名青衣人低喝道：“上，死中求生，拼了！”

了字一落，他拔剑出鞘，一声长啸，向青云客飞扑而上，招出“神龙舞爪”，五剑合一，剑吟震耳，居然有剑气发出，剑上的造诣相当深厚。

青影一闪，独眼左龙闪电似的掠到，大喝道：“回身接招，小子。”

探花鼠不敢不听，身后掌风压体，直破心腑的内家掌力潜劲令他血气

翻腾，不收招转身拒敌老命难保。

“呔”他厉喝，大旋身招化“回风拂柳”顾劲挥剑，反应十分迅速。

独眼左龙身形一挫，高不及三尺，左手上推，揉身抢入，右手发似奔雷，要抓到探花鼠的腰带上方了。

两个青衣大汉不住发抖，双腿发软，根本不敢移动，站在那儿脸色死灰，怎敢动手，探花鼠得不到同伴的相助，心中更虚，一招落空，他心中更慌，百忙中双腿一蹬，斜飘入八尺，居然在间不容发中逃出一抓之危。

“好啊！再接一抓。”独眼左龙大叫，如影附形追到，右掌仍向前伸出，左掌变爪猛地一扣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探花鼠的剑被抓住了。他大骇，丢剑双手一崩，“脱袍让位”想向后退出快抓到胸口的手爪。

慢了。独眼左龙出手如电闪，一双手练了可怕的铁臂功，刀枪不入，抓住剑身向身后带，右手突然下沉，不差分毫地抓住了探花鼠的左手门脉，往身前一拉。

探花鼠身不由己，脉门被制力道尽失，失去了反抗之力，被带得向独眼左龙怀里仆倒。

“噗噗噗噗！”四声沉闷的响声乍起，独眼左龙的右手发如电闪，四劈掌如同一瞬间击出，劈中探花鼠的左右肩颈根部，下手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。

“嗯……”探花鼠只叫了一声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手脚朝天，昏厥了，嘴角有血沁出。

独眼左龙一面后退一面说：“稀松平常，他竟敢在江湖上惹事生非，这世间不自量力憨不畏死的人似乎很多哩。”

青云客向两个脸无人色的青衣人道：“喂！你两位是探花鼠的什么人？”

一名青衣大汉结结巴巴地答：“是……朋友。”

“贵姓？”

“小……小姓骆，名……名思。”

“骆老弟，劳驾，把你的朋友活埋在路旁，脑袋要露在外面。”

骆思浑身象在筛糠，独着凉气说：“爷……爷明……明鉴，猜……请不要让小……小人落了个无……无义匹……匹夫……”

“好吧，那么，你两人也不必活了，左龙，你……”

“饶命……小……小人这……这就动手。”骆思急叫，他真怕死，犯不着也赔上两条命。

青云客向路边一指，说：“那儿有两个干水坑，再挖一尺来深便可以了，找一块大石来，我要替他立个碑。”

两大汉一个挖坑，一个去找石块，往东，是土冈、乱垄、麦田、黄土，石块是稀罕的东西，不易找，往西，这儿距石淙村不到三五里，小溪水浅，溪西是土石冈，冈西便是石棕溪，再西便是石棕村，那是这一带附近数百里中，唯一奇石怪崖构成的地层，比高山更胜更奇，大汉往西找去，八丑没跟去。

青云客向土冈上招手，含笑地叫：“小兄弟，何不下来一叙？”

他笑的十分潇洒，风度极佳，秋雷成竹在胸，毫无所惧地往下走，秋岚知道难以阻止，不放心乃弟的安全，也无可奈何的跟下来了。

两人穿一身监色劲装，秋岚赤手空拳，腰带上只佩了一把一尺二寸的

匕首，是用来防备野兽的解剖刀，秋雷则佩剑挂囊，威风凛凛。

兄弟俩一般儿高大、雄壮，脸貌有七分相象，但秋岚的上唇，留了八字胡，虽也生得剑眉虎目，但眼中没有秋雷的慑人奇光，看去和善可亲，而且时泛笑容，秋雷不同，不仅目光凌厉，傲气形于表面，嘴角常出现傲世者的古怪神情，举止间有不可一世的神态流露，总之，这是两个教养完全不同的亲兄弟，一个为人随和，一个锋芒毕露，气质迥异。秋岚大秋雷三岁，已经二十二岁了，十九岁的秋雷，正是野心勃勃的最危险的年龄。

按理，秋雷决不可以走在哥哥的前面，但他却走了，他对哥哥的胆小畏事深为不满；同时，他认为哥哥根本不配做个武林人物，轻功既差劲，拳脚也不行，这在以艺取人的武林中，差劲的人活该抬不起头，武林无辈，江湖无岁，他眼中那还有哥哥的地位在。

到了坡下，秋雷抱拳行礼。含笑相问：“兄台气宇超群拔俗，果不愧称宇内大名鼎鼎的青泉山庄庄主，在下有幸，得遇兄台的虎驾。”

“呵呵，好说，好说，彼此，彼此，老弟的气宇风标，更胜兄弟三分哩！老弟高名上姓，可肯让林某识荆？”青云客豪放地答，回了一礼。

一旁的三位少女，不住向兄弟俩打量，秋岚被看的心中怦怦地跳，扭头向青泉八丑打量。

秋雷却不在乎，一个目无余子、雄心勃勃的青年人，骄傲令他胆子比任何人都大，对谁也不在乎，几个美丽的少女向他注目，他高兴还来不及，有何可怕？他含笑地答道：“小弟，姓秋名雷。”

“哦，秋老弟，令师……”

“家师人称终南狂客。”秋雷傲然地接口。

青云客不敢托大了，重新行礼道：“难怪，令师原来是二龙二凤二狂人的终南狂客崔前辈的，幸遇幸遇。”

“呵呵！论江湖名望，小弟该向兄台执晚辈礼哩！”秋雷高兴地答，其实毫无执晚辈礼的意思。

青云客也不在乎，笑道：“不敢当，岂敢岂敢，这些年来，江湖中虽说传出什么二龙二凤二狂人，三凶三邪三菩萨的口头禅，其实在这十五个人中，老的年纪已有上百高龄，有些不过二十左右而已。兄弟名列三凶之首，年纪只有三十，怎敢忘称前辈，叫老了哪，那位是……”

“那是家兄秋岚。”秋雷为哥哥介绍。

秋岚含笑行礼，客套地说：“幸会幸会，小弟武林末流，尚好多赐教益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老弟也是终南狂客的弟子么？”

“他呀？”秋雷怪声怪气地答，接着笑道：“兄台当不会忘了四川嘉定州的凌云寺，家兄随一个叫做虚云上人的老和尚练筋骨，每天到大佛下礼佛，不时救一些覆舟遭水劫的凡夫俗子，说是积功德哩。”

青云客剑眉略锁，惑然地说：“虚云上人，虚云……唔！没听说过这号人物，峨眉的排名中，也没听说过哩！”

秋岚洒脱地笑笑，说：“家师一生以苦自励，以救众身为本，不妄言普渡救世，不问种善因收善果，但求尽一己之力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所具防身拳脚，皆为防身避兽之用，不登大雅之堂。虽卓锡于峨眉之旁，却与峨眉高僧一无往来，既非武林中人，庄主自然不知家师的名号了。”

青云客虎目中闪过一道奇异的神采，一闪即逝，突然身形一闪，捷逾电光石火，但见白影一闪的，五个指头已到了秋岚的胸口。

秋岚大惊，骇然叫：“林庄主……”叫声中，双手一崩，也用的是“脱袍让位”，拙劣得紧。

他反应太慢，手脚不灵光，双手刚出，青云客的指头已经着体。

青云客不制穴，手抹胸而往外拂，不偏不倚抓住了秋岚的左膀，手到擒来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哼，秋岚的左小臂向上翻，格中青云客抓住肩膀的小臂，如击败革，毫无受力处。

青云客淡淡一笑，用上了三分劲。

“哎唷！放手！放……”秋岚龇牙咧嘴尖叫，状极痛苦。

青云客放了手，迎向一掌拂到的秋雷，秒雷见乃兄被制，毕竟手足情深，怎能不出手解救，一掌拂到青云客的肋下，捷逾电闪，潜劲如山。“啪”一声脆响，两人的掌背接实，罡风乍起，劲风直荡五尺外，两人同时侧飘八尺。

“噢！”青云客讶然叫，意似不信的注视着秋雷。

秋雷豪气飞扬，缓缓散去手上凝运的先天真气，笑道：“兄台好浑雄的掌力，内力修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了，可喜可贺。”

青云客摇头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别往兄弟脸上贴金，老弟果然不愧称二狂人的弟子，年纪轻轻便已将先天真气练至八成火候，假以时日，而且决不会太久，武林不但有老弟一席之地，跻身于武林绝顶高手之林决非难事。老弟台，林某交你这位朋友，如何？”

秋雷不理睬秋岚投来阻止的眼光，抱拳行礼道：“多承抬爱，只怕小弟高攀了……”

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何必过谦？”青云客爽朗地答。

“如不嫌弃，小弟愿追随骥尾，与林兄并肩行道江湖。”

“欢迎！有老弟同行，愚兄感到万分荣幸。”

秋岚突然大声道：“弟弟，不可，你忘了扫墓之后，和我上青城的事了？”

秋雷摇摇头，断然地说：“我不去了，反正事隔多年，问不出所以然地，何必空跑一趟？”

“那……你不回终南了？”

“师父已经叫我下山磨练，回终南干什么？”

“不，弟弟，磨练江湖固然重要，但你该知道学无止境，你距登堂入奥的境地尚遥之又遥，必须再苦修三年五载再……”

“不用了，我要去建立自己的基业。”

“你到底认为什么是你的基业？”秋岚关心地问。

秋雷的话已溜到嘴边，却又咽回口中，瞥了青云客一眼，转变话题说：“别说了，哥哥，你自己走一趟青城好了，我的事情请不要管我好不，任何人也无法动摇我的决心，我有我自己该走的路，你回到嘉定州救你的落水客好了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天地间除了名利二字，可以说万事皆体，名利双收之后，天下无难事，象你，师徒两人在江边救人能救多少？假使是一个名利双全的人在那儿主事，多集船只多雇人手从事，比你两个人从事不是有效得多么，当年海通和尚化缘建造压江大佛，前后经过十九年光阴方大功告成，如果换了一个字内闻名的人物出面筹建，不消三年二载便可完工大吉了。”

秋岚摇摇头，一字一吐地说，“世间不会有这种人出面做功德，名利双

全的人，决不会有此善心……”

“会的，我如果名满天下，富甲王侯，我会的。”秋雷抢着说，豪气飞扬。

“你如果真有名满天下富甲王侯的一天，你会忘记你今天所许诺的任何诺言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你把你弟弟瞧扁了哩。你走吧，我要和林兄结伴邀游江湖。你如要有出息，何不也结伴同行？”秋雷极不耐烦地叫。

秋岚知道多言无补于事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，弟弟，好自为之，我祝福你，切记不可被利欲熏心，别忘了要光明正大地做人。”

说完，向青云客行礼告辞，垂头丧气地向西举步，经过青泉八丑身旁，独眼左龙突然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一个庸碌无能的人，就会说些不中听毫无骨气的话自我解嘲。”

秋岚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瞥了独眼左龙一眼，吸入一口气，突然扭头向秋雷说：“弟弟，如果你忘了光明正大做人的话，我会再劝你回头的，珍重再见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会的。”秋雷点头答。

秋岚扭转头上路，他清晰地看到梳双丫髻少女，正用奇异的眼神目送他举步，也清晰地看到独眼左龙不周地向他撇嘴：并冷哼一声，他深深叹息，沉重举步走了。

两个青衣大汉已将巨石和土坑准备妥当，青云客喝声“埋！”被击昏了的探花鼠已经苏醒，但浑身动弹不得，眼睁睁被他的两名同伴将他的腿屈起，塞入土坑之中，他脸色死灰，嘶声大叫道：“林……林庄主，饶……我饶一……一命……饶……”

“覆土！”青云客含笑举手一挥。

探花鼠不住地哀号尖叫，但碎土掩至胸口，他已叫不出声音了，脸部变成紫褐色，张口猛吸双目外突，渐渐地，已鼻中有血沁出，已没有任何声音发出了。

青云客指了指巨石，向秋雷笑道：“兄弟，何不替这该死的东西立碑？”

秋雷对探花鼠的濒死痛苦，竟然毫无动容，瞥了巨石一眼，心说：“他在考验我的造诣了，我岂可示弱？”

但他不愿失礼，客套地说：“林兄乃是主人，小弟岂可造次？”

青云客也就不再客气，俯身伸指说：“兄弟，我留上题给你。”

他食指一伸，一触石面怪响即起，石粉应指而落，嗤嗤有声，他在中间划着：“探花鼠钟成埋骨之处。”下款是：“青云客林立。”

字痕深有三分，字划圆浑，深浅相等，但底部并不光滑，可见他的指力尚未修至炉火纯青的境地，有此成就，足以惊世骇俗了。

秋雷心中有点惶然，忖道：“这家伙未用全力，未可轻视。”

“兄弟，请。”青云客向他举手虚引。

“小弟献丑，林兄幸勿见笑。”秋雷说，立即下指在上款划上：“大明成化六年四月三日。”

在未摸清青云客的真才实学之前，他不想炫露，免得被对方摸清自己的斤量，所以看去他用了全力，也入石二分，笔划也力求与青云客的一般模样，底部同样不光滑，他挺身站起摇头淡淡一笑道：“林兄如果再划深半分，兄弟使得出乖露丑了。”

“哈哈！老弟，你留了三成劲哩！”青云客豪放地笑，当面点破。表示他

是个直性子的人。

“那里那里，说实话，只留了一成劲。”秋雷也表现得胸无城府地答。

青云客向两大汉挥手，冷笑道：“自己砍下左手，给我滚！”

两大汉惊得连退四五步，脸色大变。

独眼左龙大喝道：“什么，还想多留下一条腿么？”

两大汉一咬牙，拔出虎头钩猛地一挥，银芒一闪，两条左小臂落地，两人收钩入鞘，用手掩住创口同声说：“此思此德，没齿不忘，再见。”

说完，向东急奔，青云客扭头叫：“两位，至少在三五年中，林某不会退出江湖。

来吧，我青云客欢迎两位请朋友找场面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他一面狂笑，一面举手一挥，清泉八丑左右一分，让至小道旁。

青云客转身朝身后的三个女人，问秋雷说：“兄弟，武林人不拘泥俗，愚兄为弟引见盛内和舍妹，日后也有个照应。”

少妇是他的妻子，姓荀，名英，三邪之首君山秀士荀飞鸿的妹妹，来头不小。

少女叫昭华，近两年才与他在江湖走动。

侍女叫小云，是他妻子的贴身侍女，内外功夫根基相当深厚，看去似乎弱个禁风，与主母的刚健婀娜正好相反，原来是侍候昭华的美婢。

秋雷气血方刚，满脑子追求名利的念头，对美色还不太需要，但食色性也，美色当前，他也感到心中怦然，因为林昭华确一个令人激赏倾慕的美丽娇娃。

林姑娘的神情如谜，对秋雷似乎不太欣赏，冷淡地打招呼，冷淡地客套，冷傲的神情始终未褪。

荀英很大方，媚笑如花，似乎对秋雷甚有好感。

秋雷向两女行礼，目不邪视的客套一番，他在女人面前不怯场，比他的哥哥秋岚强多了。

引见毕，三女先走，接着八丑断后，在后面半里地鱼贯而行，不象是同行的人。

着云客挽了秋雷的手上道西行，一面问：“兄弟，你那位哥哥的身手为何如此差劲？”

“家兄随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和尚研佛理，只练了些防身拳脚，怎会有出息？”秋雷无限惋惜地答。

“兄弟府上是……”

“小地方，开封府均州新郑县大隗山人氏。”

“哦！是数千年前的古都哩！怎么说小地方？奇怪！”

“林兄，有何足怪？”

“令兄为人，性情与你完全不同。再就是兄弟你学艺终南，令兄却寄居四川跟随出家人鬼混的，怎么回事？…

“唉！一言难尽，十余年前，敝乡有一土豪横行乡里，先父一时性起，打死了那该死的狗东西，不想那狗东西有一个堂兄弟，在开封府官拜通判，六品大员声名显赫，一口咬定先父意图不轨，暗通白莲余孽造反，大兵午夜光临，先父携我兄弟突围，被乱箭射死，全家十三口，只将我兄弟得免于难。

那晚恰好家师与虚云上人途经敝地，在危急中救走我兄弟远走他乡教养，本来，家兄在知悉当年惨变事故之后，要随虚云上人出家，但上人认为

家兄，不是佛门小人，同时大皇律也不许二十岁以下的人出家，所以迄今未剃度，虚人上人曾两度造访家师，我希望家兄也能到终南学艺，似家兄不愿，却甘心跟着老和尚在嘉定州浪费大好光阴。”

“兄弟，仇报了没？”青云客关心地问，又道：“遇兄愿倾力相助，宰了那些鱼肉百姓的狗官。”

“谢谢你，林兄。”秋雷感激地答，又道：“家师在出家的第三天，便查出内情，一口气屠尽狗官的全家三十六口，血溅开封府，至今公案未消，也因此一来，开封府的狗官们吓破了胆，不敢再株连村人，由村中父老收殓了先父遗骸，安葬的事有了着落。”

这次我与兄返故里扫墓，因五天前是先父母的十五周年忌辰，原来准备入陕之后，家兄走栈进入川的，听说这几天江湖朋友云集石淙村。商讨发掘早年刘福通埋在石淙村的大批金银珍宝，一时好奇，想前往见识见识。”

青云客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兄弟，你赶得正好。”

“林兄可知道这次大会的内情么？”秋雷问。

“当然知道，不然也不至把我手下八猛将带来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事说来话长，你知道，二龙二凤二狂人的二龙，都是绿林道中的目擎元魁，两人一老一少，水火不相容，海天一里龙光，雄称绿林一甲子以上，实力雄厚，在黑道中朋友众多，龙形剑王玉堂，出道不足三年，挟一生神奇绝学和青年人的大无畏冲劲，短短二年中不但创下蓬勃勃的局面，更以恢宏的气度，和豪爽的襟怀，结交天下绿林之豪，渐渐地名震江湖，声望将凌驾海天一里龙光之上。”

因此一来，二龙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，各不相让，各尽手段笼络各地同道，也全力开辟财源，两年前，海天一里找到一个醉鬼，据说早年曾随大宋的首领刘福通打江山，李察罕(元朝的大将察罕帖木儿)攻下了开封，刘福通带了小明王韩林儿仓惶南退走安丰，一部分抢运金银珍宝的人，被元兵追得向西逃，逃到密县登封一带，无法再走，便将二十余车金银珍宝加以埋藏，一部分被运送的人带走了，但走到登封遇上了追来的元兵，押运的七十八个人死了七十七个，只有一个受伤跌落土坑的人逃得性命，这位大难不死的人，就是醉鬼的父亲，醉鬼当然知道他父亲所说埋藏珍宝的地方。

酒后失言，被海天一里的爪牙听到了，抓交海天一里，醉鬼可能是个浑球笨蛋，没有喝酒什么也不说，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喝了酒更糊涂，连他自己姓什么也弄不消楚，怎能带人去寻宝藏的，在这一带寻找了两年，一无所得，最后总算醉鬼开了窍，不再糊涂，终于记起他死去的老爹说是埋藏在怪石奇峰异水的地方，只有一个石淙村，必定在石淙村石淙溪左右了。

因此，海天一里召集了不少高手，到石淙材亲自主持挖宝大计，岂知龙形剑这小子消息灵通的很，两年前便留意海天一里的一切举动：暗地里派出高手紧盯不舍，海天一里受到了石淙材，龙形剑的人马已经跟踪到达，纸包不住火，得到消息的人不只龙形剑一人，先后在这儿赶的人多着哩，我青云客便是其中之一。

据我看，可能除了正主儿两龙之外，二凤也该赶来参予，二狂人中令师终南狂客虽然不曾赶来，但老弟你自可代表令师，另一狂是豹顾乞婆公良燕，他爱财如命，杀人如屠狗，怎能不到，三凶三邪自不例外，至少我这三凶之首就不愿放过这大好机会。

除了浪得虚名自鸣清高的三菩萨之外，恐怕江湖中的高手名宿全得赶来趁热闹，不但是挖宝了，已变成炫耀实力称雄道霸的大会了。眼珠子是黑的，银子是白的，谁不想要，自古道：酒色引入狂，财帛动人心，不为酒色不为财的人，有虽有，但我可没遇见过。”

“酒色财物固然人人必争，但名更重要。”秋雷插上一句。

“不错，名与利不分家。老弟果然有远见。”

秋雷略一沉吟，摇头重拾话题道：“我看其中大有文章，不对。”

“有何不对？”青云客问。

“如真有宝藏可挖，岂不早该出土了吗？还用等天下群雄赶来破土不成？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青云客狂笑，却不说话，神情暧昧。

“再说，石淙村我曾经走过两次，石淙溪源出高山东谷玉女台，经石淙村流入颍河。

上游三十里平平无奇，石淙村以下也只是些土岭黄丘。但石淙村这一段十余里中，怒石崇岗阻道，怪谷飞崖当关扼险，洞窟星罗棋布，溪水陂陀屈曲时隐时现，穿石入崖不辨河床流向，十来车金宝谁知道藏在那儿？已经过了近百年漫长的岁月，天知道那批珍宝飞到何处去了？见鬼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青云客仍在狂笑，笑完说：“老弟，天下问的聪明人不止你一个，多的是。告诉你，这是一场骗局，珍宝是否真有不关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刚才所说的‘名’，自从牛鼻子冯一元宣布成立武当派，武当山三天门太和宫群雄大会，天柱峰金顶上武当剑阵慑天下群雄，内家掌点穴术震撼武林，迄今已有六十三年，天下武林名宿各自埋头苦修绝学，涌理决心调教本门弟子，无暇过问江湖事。

因此，自从那次武当山大会之后，从未再出现第二次群雄大会，不仅各门派跃然欲动，其他身怀绝学的高手名宿，也等待着大展身手扬名立望的机会到来，这次由二龙发动，岂是偶然的，所以我说老弟你这次赶得正好，以你老弟的身子来说，在石淙村扬名立望，易如反掌，兄弟也沾光不少。”

“我？在天下高手名宿之前我算啥玩意？”秋雷虚谦地答，其实他的心中高兴万分。

依稀，他感到自己站在群雄的中间举剑长啸。

依稀，他看到天下群雄正在他四周向他罗拜。

依稀，他看到自己正住在在大壮丽的豪华府第中，全国各地黑白道群雄络绎于途前来向他投帖拜谒，送来无数金银、珍宝、美女。

依稀，他耳中有无数人发出轰鸣般的吼叫：“咱们公举秋二爷做武林盟主……”

他正在沉醉中，肩上一震，他猛地惊醒，幻象消失了，但声音仍在，原来是青云客拍了他一掌，用手向前一指，他顺指去，前面有两个缓缓西行的黑衣人背影，看背影身材相当高大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右首的黑衣人正在大声叫：“去他娘！谁要推盟主，我赤发灵官一鞭砸破他的脑袋，推举武林盟主？王八蛋，要盟主来干啥？帮着解裤带撒尿么？”

“哈哈！”左首的黑衣大汉怪笑，笑完说：“在下亲听绿凤孟娥那骚货说的，说是一剑三奇姓晁的授意她帮忙，共襄推举武林盟主的盛举哩！”

右首黑衣大汉挪了挪背上的黑油油九节钢鞭，重重地哼了一说：“一剑三奇晁启元是啥玩意？他一个贩私盐的恶霸，竟然称英雄叫字号，已经令人

难耐了，目下竟敢策动江湖人推举盟主了，不知有何居心，秦兄，绿凤孟娥名列二凤，她怎会听晁小狗的摆弄？”

“哈哈！你真傻，一剑三奇不但艺高财足，更是个英俊的小白脸，绿凤这浪货爱钱，更爱英俊的小白脸，在床头枕畔神女会襄王中，襄王要云要雨，她神女还不能不答应照办？如果那浪货真要提出，你的四十斤九节鞭，唔！要想砸破她的脑袋……难难难！”

两人一面走一面聊，声音相当大，脚程慢腾腾，对从后面接近的青云客和秋雷，根本不理不睬。

青云客向秋雷附耳道：“左面那家伙叫赤发灵官朱深，如果拉掉他的头巾，你便可以看到他的一头红发了。据说他是早年元朝的色目人，杂种，还是一个山东名武师哩，左首那人叫摩云手秦庄，是个江湖流浪汉……”

话未完，赤发灵官倏然站住，转身大吼道：“什么人？鬼鬼祟祟在身后说话，想挨揍么？”

秋雷心中暗懔，心说：“这家伙耳力通玄，附耳小声说话他也听到了。”

他年轻气盛，受不了撩拨，立即无名火起，剑眉一轩，便持出手惩戒赤发灵官的无礼的举动的，岂知名列三凶之首的青云客，一反往昔作风，朗然一笑极有风度地说：“在下如果所料不差的话，尊驾定然是北地大名鼎鼎的赤发灵官朱兄。”

秋雷心中一怔，心说：“怪事，青云客名列三凶之首，为何名不符实呢，与传言中的凶神恶煞完全不同哩！”

赤发灵官气势汹汹，但看到身后原是两个中神绝世的青年人，怔住了，青云客不但笑脸迎人的，更一口叫出他的名号，出不计较他的凶悍态度，而且神情安闲沉着，风度极佳，不出口气一软，说：“在下正是朱某，与尊驾素昧平生，眼生的紧，请教老弟高姓大名。”

“那一位兄台，可是江湖高人摩云手秦兄？”

青云客顾左右而言他，向粗眉大眼的摩云手秦庄含笑招手。

“正是区区，尊驾……”摩云手困惑地答。

“小姓林，名家谋，匪号是……”

“噢！尊驾原来是青云客林大凶，朱某有眼不识泰山，幸会幸会。听说，你老兄为人凶残恶毒，顺你则生，逆你则死，凶名满江湖，江湖传言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赤发灵官的话，充满火药味，神情极不友好，甚至还带有讽刺的成份，也包含了轻蔑的表情的。

怪，青云客居然不生气，更未动火，笑道：“江湖传言固然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，林某凶残恶毒不然是事实，但在朱、秦两兄之前，是用不着任性而为的，两位以为然否？”

“道理何在？”赤发灵官仍倨傲地问。

“道理很简单，两位身手超人，林某不得不放手，哈哈！”

青云客笑得爽朗，话说得也够坦率，风度极佳，把高帽子往对方头上戴。

不但是摩云手听得受用已极，赤发灵官更是乐得不可支，倨傲的神色消退得好快，大笑道：“这些话如果是林兄由衷之言，倒真令在下吃惊哩！”

“在下言出由衷，朱兄该知道兄弟的为人，既然名列三凶之首，岂可信口雌黄说些自损声誉的废话？两位是到石淙村的么？”

“正是。大概林兄也是到石淙村的罗！”

“正是，刚才朱兄所说的晁小狗，可是夷陵州新近崛起江湖的一剑三奇晁启元？”

青云客含笑相问，四个人走了个并排，向西缓缓而行。

秋雷一面走，一面沉思，他想不通青云客在两人之前，为何变得戾气全消凶焰全敛的缘故，百思莫解。

摩云手对青云客大有好感，老实说，他和赤发灵官都有点受宠若惊，三凶之首凶残恶毒的青云客竟对他们这般客气，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哩！他呵呵一笑，接口道：“正是那小子，他竟想掀起江湖风浪哩。”

赤发灵官有点沉重地说：“据兄弟所知，那小子不但剑术通玄，掌指暗器称三奇，确是有两手。但年事过轻，即使推举盟主，也轮不到他问鼎，他为何有此举动，委实令人高深莫测。论声望，他只是一个江湖后起之秀，论艺业，他也不算不了什么。”

青云客淡淡一笑，含有深意地说：“那也不一定是他的错，谁不想出人头地名震江湖？青年人如果没有壮志雄心，就不算青年人。晁启元年纪不到三十岁，剑术通玄，身手不凡，没有问鼎武林霸主的雄心壮志，才真不可思议哩！”

久不开口的秋雷突然发话问道：“没存心问鼎武林盟主的人，根本用不着到石淙村鬼混；所以说，凡是前来参予的人，必有此心。”

赤发灵官大怒。

先前，秋雷的高傲神情，已落在他眼中，只因为青云客客气地答话，他无暇和秋雷计较。

秋雷这句话，正击中他的心中尴尬，立即乘机发作，怪眼一翻，怒叫道：“好小子！”

你在指桑骂槐损人么？”

秋雷没有容人的雅量，到底是年青人火气旺，剑眉一挑，不客气地说：“不是损人，在下说的话字字实在。咱们彼此心中明白，如果你没有雄心壮志，心中无鬼，何必怕损？”

赤发灵官站住了，大吼道：“小狗可恶！”

青云客忙道：“诸位，不可因区区小争执伤了和气，不……”

秋雷受不了，抢着怒吼：“呸！黄毛畜生！你骂谁？”

赤发灵官气得黑脸泛青，戳指大骂道：“狗东西！大爷不但要骂你，还要揍你呢，来来来！朱爷我今天要惩戒你这可恶的狗奴才，拔掉你的舌头。”

吼声中，他急步抢进，左手一引，右手拳发如风，来一记“黑虎偷心”，不但奇快无比，而且拳风虎虎，暗劲如山，毫不客气地抢中宫进击。

赤发灵官他小看了秋雷，认为秋雷一个毛头小伙子何足道？不消三拳两脚，不躺下来才是奇怪。

“滚你的！”秋雷虎吼，不闪不避反而往前扑，左手一翻，五指如钩，向捣来的大拳头抓去了，右脚突然飞出，招出“魁星踢斗”，脚踢出的劲道十分凶猛。

两人都不敢大意深入，赤发灵官见秋雷硬打硬攻，心中不无顾忌。沉肘，变掌反拍，斜身、右脚斜飞；也是一面接招一面抢攻，反掌攻胸膛，脚扫左肋肋，变招奇快，反应超人。

双方近身相搏，出招化招捷逾电光石火，稍慢刹那胜负立判，全凭真

才实学和超人的反应力接招攻招，不能丝毫大意。

两人都不敢大意深入，招不敢使者，一沾即走，眨眼间便换了两次照面，各自攻四招，似乎棋逢敌手，圈子拉开了，活动空间多，拳来脚往各展绝学，进退如风。

摩云手神色肃穆，向青云客问，“林兄，青年人是阁下的同伴么？”

他听出青云客的口音与秋雷不同，所以发问。

“可以说是，兄弟与他相识不足半个时辰。”青云客答。

“哦！他是何来路？”

“终南狂客崔真的得意门人，姓秋名雷。”

摩云手吃了一惊，突然大叫道，“两位住手，打不得。”

二狂人中，终南狂客崔真最令人头痛，为人骄傲自大；意气用事，任性而为，不但一言不合便下杀手杀人，对看不顺眼的人，他也会毫不客气动手将人置暗死地，谁招惹了他，必将大祸临头。

江湖人对这个是非不分为疯狂的人，视同瘟疫相戒，见之远走。

另一狂是个年登耄耋的老太婆，叫豹面乞婆公良燕，偌大年纪孤身行走江湖，谁惹了她准倒霉，行径怪异，好恶不分，所以有些人干脆叫她做狂婆，她也不以为杵。

叫声刚落，“啪”一声爆响，人影乍分。

赤发灵官一掌击中秋雷的左膀，他自己也被秋雷一肋撞中肘弯，两人同时暴退，脸色都变了色。

秋雷退了三步，不等身形站稳，一声怒啸，飞扑而上，向尚未定下身形的赤发灵官猛扑。

在道左麦田中绿影徐升，一个翠绿的身影，幽灵似的从绿油油的小麦丛中升起。

“咦！好身手。”银铃似的娇媚声音入耳。

摩云手功运双手，大喝一声，向两人扑去。

迟了一步，秋雷志在必得，在怒啸声中扑上了，左掌右拳出如电闪。

赤发灵官身形未定，同时，他感到自己刚才那一掌已用了八成劲，不仅对方夷然无损，更能用肘反击，一肘尖击中他的肘弯，令他感到整条右臂力道全失，麻木不灵，心中骇然。秋雷闪电似的再扑到，他更是吃惊，似乎这次来势更凶更猛哩！

“呔！”他怒吼，左手急封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他格开了秋雷的右拳，却封不住秋雷的左掌，一劈掌砍在他的右肩上，他感到深身麻木，眼前金星直冒。

他退了，太慢了，秋雷手下不留情，右掌再飞，左拳亦至，掌切开山巨斧，拳似万斤的向赤发灵官重锤。

“噗砰！噗砰砰！”暴响似连珠。

三拳两掌记记着肉，掌在颈根狠砍，拳在胸腹开花，最后一声拳响刚出，赤发灵官倒飞而退的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手脚朝

赤发灵官果然了得，三拳两掌沉重如山，他居然没被打昏，在地上吃力地挣扎着坐起，拭掉嘴角的血迹，不住摇晃着脑袋，似要将昏眩感摇落，一面含糊地说：“好小子，打……打很好留下名来，朱某记……记下了。”

秋雷面对着扑近的摩云手，摩云手百忙中刹住了脚步，秋雷凶狠的拳掌象狂风暴雨，把赤发灵官在眨眼间击倒，吓了他一大跳。

“你也想试试么？”秋雷凶狠地问，虎目中冷电四射。

摩云手情不自禁退了两步，摇手道：“别误会，在下只想劝二位住手。咱们无冤无仇，不必为了小意见伤了和气。”

麦田中站起的绿影，是个美丽的少妇。绿玉钗、绿珠花、绿绸子春衫、绿缎子坎肩、绿绣带、绿罗裙、小弓鞋绿油油。衫的前襟左右，绣了两头栩栩如生的黛绿色飞凤。黛绿的颜色比翠绿深些，所以仍可在远处看清两头飞凤，如在三五十丈外，便很难看出凤影了。

百宝囊是绿，腰悬的剑也是绿，剑靶云头上，一颗祖母绿宝石闪闪生光。

老天爷！真美，不是天美，是这姐儿美。

喷火的胴体该粗的粗，该细的细，该圆的圆，该凸的凸，曲线玲珑令人心荡神摇。

吹得弹破的桃红粉脸，真令人咽口水，恨不得狠狠地咬上她一口才过瘾。那双大、黑、水、媚的会说话凤目，令男人做梦、昏眩、冲动、发狂。

她象个无形质的幽灵，飘呀飘呀，便飘到路中，腰上的绣凤香囊散出了醉人幽香，还有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肌香，香得令路中的四个大男人如醉如痴，皱着猎犬鼻猛吸香气。

“我的天！小凤儿来也。”青云客色迷迷地叫。

盛怒中的秋雷缓缓转头，蓦地，他俊目一亮，焕发出一种稀有的奇光，死盯住到了路中的美女人，呼吸似乎停住了。

美少妇伸出一个水晶似的食指，娇怯怯地指向摩云手，眼睛在笑、柳眉在笑、小樱口当然也在笑，用她那娇滴滴、甜腻腻、醉倒人、迷死人的声音说：“你呀！秦爷，三五天不见，你又在惹事招非啦！敢得是亡命之徒，惟恐天下不乱么？”

摩云手摇头苦笑，手足无措地说：“孟姑娘，别挖苦人好不？你不见我多狼狈？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他俩一言不合反脸动手，我左右为难哪！”

“—为什么？秦爷。”她软绵绵地问，笑得好媚。

青云客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，笑道：“为了你，小凤儿。”

小凤儿眉眼儿一膘，腻声道：“我的好林爷，你可说明白啊！我被人逼得飞天不成，躲在麦田中避难，可没招惹诸位爷，他们打架，怎么拉上我来了？你不说明白，我可不依哩！”

说着说着，她往青云客身旁靠，那股劲儿简直令人发晕，令人心里发痒，受不了。

青云客脸皮竟然相当薄，居然红了脸，红着脖子说，“小凤儿，小心我那床铺叠被的转回来，她和舍妹走在前面哪！站开些，听我说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别说啦！尊夫人是三邪之首、君山秀士荀飞鸿的宝贝妹妹，我可怕她吃醋找麻烦。咦！这位小兄弟面生得紧，是……”

她找上秋雷了。

秋雷一辈子也没见过这般令人心动的女人，把她和青云客的妻子荀英一比，简直没法比较，差得远。与青云客的妹妹昭华，也差得远，论身材、风度、面貌，都比昭华强多了，小凤儿的成熟、女人风韵，最令男人着迷。

他也俊面配红，象喝了过量的酒，说：“在下小姓秋，名雷，初出道，难怪姑娘眼生。”

“哦！姓秋，这姓少见哩。”小凤儿水汪汪的凤眼，将秋波一阵阵向他送，

春笋似的玉指儿一撩鬓角，含情一笑，这一笑包含了万种风情。

青云客又咽了一口口水，酸溜溜地说：“小凤儿，你千万别撩逗他。”

“什么？狗嘴里长不出象牙，什么是撩？什么是逗？你呀，小心我撕你的嘴。”

很怪，如果换了别的女人，象这种打情骂俏的神情，必定令人感到恶心倒胃口，但她表现得恰到好处，不但不恶心，反而令人浑淘淘，这种修养不简单。

(???)

赤发灵官意似不信地盯着绿凤，哼了一声说：“这有何难？用不着鞭，朱某一双手便可拧断她的粉颈，不信等着瞧。”

声落，突然扑出。

秋雷哼了一声，正待一掌劈出！

青云客却摇头示意，低声笑道：“用不着插手，看看小凤儿的真才实学。摩云手可恶，存心要赤发灵官碰钉子。”

赤发灵官双手箕张，猛虎似的扑上，眼看双手要搭上绿凤的双肩，岂知双手一落，绿凤倏杳杳，银铃似的笑声入耳，扑了个空，令他大吃一惊。

他料到绿凤必定不敢正面接招，用超尘拔俗轻功从后面下手，立即一声虎吼，大旋身招出“猛虎回头。”

糟了，他反应太慢，刚转了一半，香风入鼻，右肩已被人扣实，一个手指头狠狠地扣压住右肩井穴，令他浑身发软，反抗无力。

接着，他感到背上一轻，沉重的四十斤九节钢鞭被人取走了。随着肩穴复元，不等他反抗，臀部挨了一记不轻不重的一踹，“噗”一声闷响，他跌了个大马爬，几乎变成狗吃屎，嘴皮子贴了地。

“嘻嘻！这条鞭子相当沉手哩！”是绿凤的产音。

他狠狠地爬起输得口服心服，满肚子的英风豪气烟消云散，英雄变成了大狗熊。

他狼狈地爬起，扭头一看，呆住了，倒抽一口凉气。

绿凤正挥舞着他的九节钢鞭，展开了江湖闻名的中州霸王鞭法，四十斤的钢鞭在她手中轻如鸿毛，劲风虎虎，潜劲直迫丈外。三十六招霸王鞭法使完，最后来一记“山东大雷”，回旋三匝，鞭突化一道黑虹，飞射五丈外田膛边一林海碗粗的白杨树，“察”一声轻响，树干摇播，枝叶纷堕。

“好！”秋雷脱口大叫。

“该叫女霸王，叫小凤儿大不相称。”青云客也叫。

“嘻嘻！不敢哟。鞭是好鞭，确是重了些，不趁手。”绿凤气定神闲地笑着，轻拍着裙袂上的灰尘。

九节钢鞭贯入白杨树中，尖贯出尺余，骇人听闻，千斤神力不见得能办到。

要折服武林朋友，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真才实学。

赤发灵官死死地瞪着绿凤，张口结舌地说：“在下认栽，白练了二十年，算你行。”

说完，象斗败了的公鸡，泄气地走近白杨树，双手抓鞭拼命往外拔，宛若蜻蜓撼柱，硬是拔不出，白杨树被拔得不住摇摆。

秋雷瞥了绿凤一眼，绿凤正向他灿然一笑。他大步向树下走，伸右手食、拇两指夹住鞭柄，功行指梢，往外徐徐引发。

鞭发出刺耳的磨擦声，不徐不疾地滑出树身。他格鞭交到赤发灵官的手中，傲然一笑道：“光练外功，即使练一甲子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要想称雄道霸成名霸望，你还得下苦功。”

“在下记住了，多承赐教。”赤发灵官狠狠地说。

背上鞭，扭头向东走，冉冉去远没有回头向任何人瞧。

摩云手目送赤发灵官走出十丈外，扭头恋恋不舍地看了西面石淙村山区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向三人举手虚揖行礼，一声不吭向东随赤发灵官走了。

青云客向绿凤点点头，笑道：“你这女蛮子可恶，为何把他们吓跑了。

绿凤一声媚笑，风情万种地说：“少一个人，便少一分顾忌。有何不对？”

蓦地，左面矮树丛中传来一阵震天狂笑，灰影乍现，洪钟似的语音震耳欲聋：“哈哈！女菩萨，少了我矮子怎成，来也！”

绿凤化轻烟，向西飞逃。

“那儿走，咱们死约会，不会不散哪！”灰影叫，人化流光，衔尾急追。

秋雷大怒，正待追出。

青云客一把拉住他，低喝道：“少管闲事，那是三菩萨中最讨厌的矮方朔。方老鬼的艺业深不可测，不可惹火烧身。”

“那……那孟姑娘……”

“别为她担心，她的轻功超尘拔俗，傲视江湖，矮鬼不一定奈何得了她。走吧！想不到三菩萨也赶来了。”

秋雷只好举步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三菩萨中，矮方朔名列首位，但真正论修为，第二菩萨冷面如来智聪和尚该居第一。至于第三菩萨东海神尼，家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这三位高手我闻名久矣！却无缘一会，刚才矮方朔的面貌，我竟未看清哩！确是了得，早晚我得见识见识他们的武林奇学。”

“有机会的，除非你不是江湖人。”青云客冷冷地答。

“林兄，有些话小弟不知该不该问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说吧，不论好歹，我不怪你，咱们一见如故，是好朋友便该直言。”

“林兄名列三凶之首，小弟看来却名不符实，赤发灵官出言不逊，林兄为何会轻易地放过他呢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青云客狂笑，笑完说：“老弟，这你得学学，凡是权衡利害，不可一意孤行的。这次石淙村挖宝之会，天下高手齐集，怎可任意树敌？多攀一交情，便多一分奥援之力。

不要说那些无冤无仇的人，即使是誓不两立的仇人，也可暂时化敌为友，免乱大计；除非你不想做武林霸主，不然惟有如此方能成事。”

秋雷沉思半晌，突然不住点头，喃喃地说：“哦！确有见地，确有……”

“什么？老弟，你说什么？”青云客问。

因为他没有听清楚秋雷说些什么。

秋雷向他笑笑，定下神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林兄，承教了。”

青云客没往下追问，继续往下说：“老弟，你初出道江湖经验差，见闻少，你我交浅言深，站在同道地位，我愿为你尽力。

江湖鬼蜮，人心难测，要想扬名立万不难办到，但真要想爬上盟主霸座，谈何容易？有真才实学和雄心壮志是不够的，必须八面玲珑，纵横捭阖